

朝花夕拾

如果说记录乡愁就应该摒弃记录者的所好任意增删的话,那么,篇幅不大的《草原十年》是合格的文本。只是,用文字回望十年草原时,安宁也很彷徨。一本《草原十年》,写满了安宁那难以一语道明的乡愁。

《草原十年》:难以一语道明的乡愁

■ 吴孜

一册安宁的《草原十年》在手,不知道有多少读者如我一样,会想到李娟的系列作品。

同为汉族人的两位女作家,李娟的笔下尽显阿勒泰的风情;而安宁呢,则用10年的记录,写出了惊鸿一瞥之下呼伦贝尔大草原上那个名叫锡尼河西苏木的小镇故事。

可见,未及展读《草原十年》,安宁与李娟的不同,已经明了。阿勒泰,是李娟出生、长大直至今天都生活在那里的一方水土;而锡尼河西苏木,则是因为爱情才成为安宁“家乡”的他乡。这种不同,当然会或明或暗地呈现在她们各自的文本里。

喜欢李娟的读者,都知道李娟的文章中常有狗的踪影,“我在夏牧场上碰上过一只狗,它把我从山谷这头一直追到那头,让人又害怕又生气。后来一想,我这么大一个人,虽然是女个的,不至于连条狗都打不过吧?于是又转过身向它反追过去……”这《深山牧场的狗》的起始段,将因有狗常相伴从而与之至亲至疏的关系,写得格外真切。

在泰山脚下的泰安长大,后又在大城市里读到博士的安宁,与狗的缘分恐怕就要比李娟清浅得多。10年前,还是草原之子的女朋友,安宁第一次到男友的家乡锡尼河西苏木过暑假。大概是第一次与一只狗这么近距离地“对峙”这么长时间,“小狗花花凑过头来,深情地蹭着阿爸的裤腿,又站起身试图亲吻他的手心。阿爸逗引它一阵,而后对我说,小狗是最

重情义的,你就是这次走了,再过十几年回来,它也还是会记得你。我轻轻‘嗯’了一声,而后看着小狗发呆……”安宁有些淡然地反应,与李娟在夏牧场路遇一只狗时的态度,迥然有异。这种差别,会不会给读者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关于草原的记录?答案是,当然。

在那篇为《草原十年》出版专门撰写的后记《一切都在继续》中,安宁写道:“或许,我还会继续记录下去,一直到生命终止。每年的暑假,我都会带女儿阿尔娜娜前往呼伦贝尔草原,让她和我一起,对这片苍茫大地继续观察和发现。”观察和发现,就是安宁不同于李娟之处——已经与阿勒泰草原乳交融的李娟,所写并非观察后的发现,而是对正在亲历着的生活的感悟。那么,通过观察而后发现,再将这种观察和发现记录下来,安宁的《草原十年》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很多。其中,最冲击我的,是她通过琐碎的日常所呈现的草原以及草原小镇带给一个外来者的新鲜感和突兀感。

布里亚特蒙古人有很好的烤制面包的技术,他们的冷淡疏离和他们烤制的面包一起,给安宁留下了深刻印象——明明事先联系好了的,布里亚特女人也没有以我们习以为常的方式等候前去买面包的安宁他们;哪怕安宁他们借着月光翻过栅栏站到布里亚特女人的家门口,那女人也没有热情地打开电灯欢迎他们,只是借着客厅里打开的电视机的微弱光线将酥香的面包递过去……读到这一情节时,我曾问过自己:10年中一次次去往锡尼河西苏木,可供安宁记录的场景一定很多,她

为什么要将偶尔为之的去布里亚特蒙古人那里买面包的过程,翔实地记录下来?她是想让我们像她一样强烈地意识到,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多元?

因为这份尊重,安宁在草原或草原小镇遇到新鲜的人与事时,总是满怀热情地记录着。

看到锡尼河西苏木的人们闲散地消磨掉一个又一个冬季,安宁在第二章《在冬日苍茫的雪原上》里感叹:“像我这样从山东来,又习惯了冬日父母忙碌或者村人外出打工挣钱的‘南方’人,起初会觉得他们冬天的‘不务正业’,是荒废人生”,始于起初的叙事,必然有一个后来。后来,安宁自己也会坐在热炕头上喝着一杯热烫的奶茶,望着窗外无边无际的白色天地发呆,并觉得日子一天天这样无所事事地活下去,真是人生的幸福——假如说安宁在叙述布里亚特蒙古人卖面包的故事时,还带着置身事外的客观视野,那么,到了打量锡尼河西苏木小镇的牧民如何越冬时,安宁的记录对象不再是他们,而是包括了她自己的“我们”,她的视角发生了变化。

然而,将爱人的故乡认作家乡的安宁,终究是锡尼河西苏木的外来客,所以,她的观察和发现总会不由自主地带上局外人下意识的批评。这就是《草原十年》最独特之处:十年间一次次去锡尼河西苏木,已把他乡当故乡的安宁,记录草原十年变迁时文字里溢满了浓浓的乡愁;但这些记录又不同于那些乡愁泛滥的作品,在字里行间,时不时会流露出对乡愁的反思。

这种反思,在凤霞这个人物身上,有着最触目惊心的体现。

初见时,凤霞刚刚嫁给安宁丈夫的弟弟。在安宁的眼里,“贺什格图(凤霞的丈夫)喂牛回来了,她才回到一个22岁女孩应有的天真和稚气,在厨房里跟他撒娇似的吵吵小架。这时的她,变得灵动起来,黝黑的面容上,满是少女的调皮和任性。”而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十年》里,刚过而立的凤霞已经完全变了模样,“这几年,她胖了至少30斤;又因草原上风吹日晒,她的皮肤变得更黑了,而且粗糙得像一层砂纸。所以虽然她比我年轻六七年,但看上去却比我老很多……”10年前后,一个凤霞两种面貌,草原对女性的毫不留情,叫人潸然。问题是,对女性不友好的,并非只有草原上的罡风和毒日头,更有那里经年不变的女人就应该比男人更劳碌的生活习惯,以及极为艰苦的生活环境。

如果说记录乡愁就应该摒弃记录者的所好任意增删的话,那么,篇幅不大的《草原十年》是合格的文本。只是,用文字回望十年草原时,安宁也很彷徨。这不,刚写过草原带给凤霞的风霜雨雪,安宁就又劝说凤霞不要像别人一样卖掉锡尼河西苏木的家搬到海拉尔去。安宁觉得,只要凤霞能够坚守在草原,锡尼河西苏木就能像10年前她第一次看到的那样总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只是,我们又该如何去慰藉守候在草原的“凤霞”她们呢?一本《草原十年》,写满了安宁那难以一语道明的乡愁。

转晴幸福

■ 许培良

石榴火红又经秋

在老屋小院屋檐下的偏东处,栽植着一棵石榴树,在微微的秋风中,有数颗火红的石榴迎风摆动中。这是几年前我从附近集市购买来的石榴树,是为纪念亡故祖母而特意栽植的,未成想,小树苗没几年便成规模了!

祖母已去世20余年了。这些年来,她的影像时不时地进入我的梦乡。在我的记忆中,祖母生前一直过着拮据的生活,因为那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乡村物质生活很不丰盈。尽管如此,祖母却将贫乏的日子过得丰富而有滋味。我非常喜欢祖母做的各种小菜肴,像鸡蛋、虾酱、葱花、玉米面等,将它们混合在一块儿,加一点油盐,用大火猛煮,然后揭开锅盖,便清香扑鼻。每及此时,我总会被吸引过去,祖母便掰给我一大块金黄的玉米饼。和她一起共进午餐或晚餐,在我心中,就是儿时的幸福时光。

我不但喜欢祖母做的美食,也喜欢祖母种的甜美水果。有一天,祖母说:“等到了深秋,给你一个惊喜,那就是屋檐下的石榴熟了!”哦,我“呼啦”一下,窜出屋门,转到屋檐下石榴树的一旁,细细端详着悬挂于枝头,迎着秋风摆动的红彤彤的、又大又圆的石榴。有些石榴果实还裂开了口,露出粉色的饱满籽粒,晶莹剔透,着实让我馋涎欲滴。

看我急不可耐,祖母说:“要吃到美味可口的石榴,还得等几天,有很多水果需要到了一定的火候才会吃得更甜美。”我央求祖母给我摘我一个。于是,祖母只好搬来一根小凳子,圆我一个“石榴梦”。她拄着一根木棍,小心翼翼地上路,左端详右瞧瞧。之后,用手轻轻地抓住一根枝。我看到枝条上晃动着几颗深红色的石榴,在拉力的作用下,往祖母身边靠近,靠近。祖母握紧一个笑开了口的石榴,左右旋转了几下,便攥到了手中。我扶着祖母下了凳子,心中欢喜至极。

来到祖母的房间,她轻轻地掰开石榴,将一大半给了我。我赶紧扒了些石榴籽,塞到口中,一种甜美的味道迅速沁入心脾。

祖母说:“石榴好吃吗?”“好吃得很呢!”我连忙回答。祖母便看着我,呵呵地笑了起来。祖母说:“今年秋天收获后,是可以多享用一些的。”我的心陶醉了!

不知又过了多少日,我看到树上的石榴红了。祖母将收获的果实放到了筐子里,散着放,间或摆布着一些石榴树叶儿。我欣喜地凑了过来,祖母说:“这是准备过冬吃的水果呢!”那时,家中经济很不宽裕,拿不出什么余钱来买水果,这便是难得的添补吧!

记得祖母的石榴,我一直享用到次年的春天。这期间,每逢周末,我常趴在祖母的小炕沿上,有时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做着作业,闲下来时品味着石榴的酸甜,惬意极了!

祖母去世前一年的暮秋时分,接连不断的几场雨水,泡散了石榴树的根,那年石榴树又是硕果累累。石榴树在风雨中不幸倾倒了,几乎连根拔出,数颗圆圆的石榴滚落在泥水中,像是在呜咽、悲泣。目睹此情此景,心中甚是悲凉,或许这是一种不祥之兆。虽然我几经拯救过,但不久祖母的石榴树还是死掉了,我的心隐隐作痛起来。

次年,祖母便因年老体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90岁。祖母辞世后,我便重新栽植了一棵石榴树。

“秋深时节忆祖母,往事如昨涌心头。时光一去不复回,石榴火红又经秋”,我目睹这棵业已枝繁叶茂的石榴树,总也忘不了祖母那慈祥的笑容。



暖阳

徐建军摄

我们这十年·回眸

■ 毛庆明

没有人知道红旗桥名字的由来。可能因为它坐落在红旗路中部,所以才叫红旗桥吧。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确定桥的位置。因为俯瞰下去,它就是个十字路口,南北向往红旗北路和红旗南路延伸;往西,过铁路道口,就是马钢厂区,我工作的地方;往东,毗连着雨山湖,是商场和居民楼聚集的闹市区。后来我问一个湖边垂钓的长者,他带我到路基下方,从侧面观察,原来十字路口的东南方向向和西北方向是贯通的,一条潜流斜穿而过,桥,名副其实。

桥西边紧挨着铁道,宁芜线上一列列车来来往往,输送旅客和物资。每天上下班高峰,我们总会被迫道的栅栏拦住,为火车让行。运气不好的时候,遇上货运列车在此调头,长长的车皮缓慢而沉重地喘息着,以免速爬行,完全无视我们一双双焦急又期待的眼神。

道口的拥堵造成了小吃业的繁荣。早上是渣肉蒸饭、烧饼油条、锅贴煎包,傍晚是各色时令水果和炸鸡、辣条、年糕……小贩们在人群里穿梭着推销,让本就拥堵的人群更加拥挤不堪。

每到秋天,就有一个卖橘子的老爷爷,把两只装满橘子的竹筐摆放在马路对面。他背靠夕阳,穿一件白色老头衫,戴一顶金黄色草帽,身后,雨山湖水泛着

如果将城市比作人体,那么,宽宽窄窄的大街小巷、纵横阡陌,就是这座人体的血管,会堵塞,而立立交桥和高架桥的建立,疏通了城市的血管,让城市重新展现勃勃生机。

因为一座桥,爱上一座城

粼粼波光,湖上有皮划艇运动员在训练,微风吹过,银杏树叶伴着细微的沙声飘落,将地面铺成金黄。老人摘下草帽轻轻扇着,看着道口闪烁的红灯,微笑。

十年之前,女儿将这一幅红旗桥秋色图写进了获奖作文中,这幅画面就此定格。其实红旗桥的四季都是美的。春天,桥边的柳树绽出新芽,小草破土而出,间或有燕子在柳叶间穿梭;夏天,梧桐撑开巨大的华盖,为奔波的人群奉上一片绿荫,樟树的香气弥漫于空气中;冬天,树叶秃了,湖面也结了冰,天地之间一片灰白,却将湖边那一组石雕衬托得越发生动。

十年之后,女儿去了另一座城市,却始终忘不了红旗桥头金黄的秋色。我也换了工作地点,不再每日穿过红旗桥进入厂区,不再有堵车的焦躁,但也少了堵车上欣赏桥头风景的乐趣。世事莫过如此,得失都在方寸之间,重要的是心态。

十年间,红旗立交桥建设纳入了城市规划并付诸实施。与雨山九区立交桥,还有205国道高架桥一起,将小城由二维变成了三维,成了一座立体的小城。

红旗立交桥施工的时候,我已到新单位,但我依然通过前同事的朋友圈感受到了封路施工给他们带来的不便。因为施工,他们上下班不得不从205国道两头绕行,路远了,堵车的时间也更长了,为此,他们选择了天不亮就从家里出发,而工作一天,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

里时,已是华灯初上。

我庆幸不用承受堵车的压力。更庆幸的是,我的新单位,在红旗立交桥施工中承担了部分工作,如此,我成了这座桥的间接建设者。

2020年春天,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夏天,长江流域水位持续上涨,安徽淮南王家坝主动破坝泄洪。这一年,小城的梅雨季特别长,红旗立交桥的建设者们,克服疫情、高温和持续降雨带来的种种不便,不舍昼夜地施工。七月流火。当我把最后一个箱涵顶进成功的消息告诉前同事时,正被堵在下班路上的他们,无不松了一口气。

又是一个金秋,我来到红旗桥。宽敞的车道和人行道从铁路下方穿过,即止下班高峰,车流也有序行进,以前的拥堵再也不见。人们从厂区出来,穿过红旗桥,迅速散开,迎接他们的,是社区的万家灯火、三餐四季。

如果将城市比作人体,宽宽窄窄的大街小巷、纵横阡陌,就是这座人体的血管。血管堵塞时,血流不畅,城市病了,而立立交桥和高架桥的建立,疏通了城市的血管,让城市重新展现勃勃生机。

因为一座桥,爱上一座城。这么说未免过于矫情。然而我之于所生活的这座小城的感情,无疑是在每天和红旗桥擦身而过中累积起来的。四季交替,晨昏迭递。这样的感情并不浓烈,但隽永而延伸。

■ 张强勇

从雪峰山脚下奔腾而来的资水到了湘中,便是河的中游,在长达十里的石滩、九折十八湾的炉埠滩之间,它仍像一匹不受羁绊的野马,自由、豪迈、放纵、尽情地流淌。但在流近冷水江的时候,它突然令人费解地安静下来。如果站在资水南岸的大乘山上,朝东望去,就可以看到澄净、清澈的江水如一匹白练,静静地围绕着小城,自东而西,缓缓回旋,在一个叫冷水江的地方,匆匆地握别,优雅地拐了一个弯,将一个美丽的小村——炉竹村拥在江湾。激荡的资水在炉竹平静下来,形成一片宁静的水域。明朝嘉靖年间,一位特别喜欢游山玩水的地方官为此写下了两句优美的诗:溪烟浅渡绡纹薄,江月深涵练影闲。

几百年前的月色,与今夜的月色别无二致。江湾的月色像一曲幽渺的洞箫,带着竹的青涩与清香,辽阔、悠远……

2022年11月8日夜晚,我在资水河畔与一个名叫炉竹的村庄相遇,我独自躺在江边码头,一把暗红色木椅上。空落落的江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清凉的夜风和窸窸窣窣的水声。我的头顶是一柄墨绿色的大伞,清冷的月光下依稀辨得出它优美的轮廓。远处江面上浮动着细微灯火,江岸边是一杆杆太阳能路灯,一排排空荡荡的躺椅,一条条干净的人工绿道,于暮色的温柔里,是不是在述说着白日的喧嚣、惆怅抑或落寞,我不得而知。

我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夕阳下,湛蓝的资水折射着落日的余晖,江湾如同海市蜃楼般悬浮在光华之间。我感知到了河流的召唤,登舟而行。等到傍晚时分,那些酡红的霞光在一点点地逃离又落下,落在对岸的山谷间。在江岸观月色听涛声,此时的码头是静的,江湾是静的,村庄是静的,我也是静的。

夜幕降临,月华初上。江湾里的月澄澈清亮,月光照彻村庄与河面,它照亮了村舍小径,阡陌田畴。村庄后的山岭高大黢黑,衬托得月亮更加落落大方与清白透明。

循着月光下的小路,我离开了那把暗红色的木椅,来到河岸边,那里有泊于码头的木船。木船很小,只容得下三五人,我坐定,摆渡的是一位老者,走出船窗,我和老人打了招呼,说,船不要动,就吹吹河风看看月。资水在流动,木船随波微摆,我跟着轻轻晃荡。我抚摸着木船,木质朴拙灰暗,虽有风雨侵蚀,却有着历久弥新的美。

月照青山与水流,我和老者一起感受着河水流逝,青山远行,星辰变幻……江岸边的村庄越来越远,木屋、院落、花树、鸡犬、菜园、炊烟和越来越多的农家愈发明朗可见。

码头上突然亮起手电筒的光,在清幽的月色里很是耀眼。有人在解缆,上船,撑篙,划桨。那是两位老人,桨划得很慢,船行得也很慢,月光下,资水的微波在慢慢地荡开。借着月色,老太太打着光,老头儿慢慢地撑着船。他们一边划船一边聊天,怡然自得。

资江两岸,旧城的点点灯火一闪一闪,江中没有了点点渔火与悠闲的渔夫。

突然,木船在剧烈地飘动,我听到涛声愈来愈强,发出轰鸣声。我和老人的小船被浪涛包围裹着。原来是一艘两层的夜游船,从对岸驶来。此时,寂静的夜色中传来对岸挖掘机的轰鸣声,那里是小城的生态城,时不时有装运渣土的汽车一线灯光映射出我的身影。

老人划桨将小船靠了岸,我和他离开船走至码头,顺着路,拐上坡,趁着月色,老人带我去了他家。

江畔,依山绕水而建的民居掩映在竹林中,干净的道路、整齐的房屋、开阔的长廊、彩绘的文化墙……以“竹”为名的炉竹村盛产毛竹,房前屋后郁郁苍苍的竹林,在月光沐浴下青翠欲滴。道路两旁是竹制的栅栏,栅栏里面栽种着金鱼草、石竹、三色堇、羽衣甘蓝。一丛丛鲜艳的凌霄花探出老墙,桂花、水仙花唾手可得,杂草缠于栏杆。

老人的宅子颇具文气,拱形木格窗,木门发白,大门的铁环上着锈末。大门两侧的门洞隐约雕饰着梅兰竹菊的暗纹,还留有镌刻的字迹。宅子为两层,旁边有矮屋,窗户不大,外墙古朴简约。老人的宅子里竟然还藏匿有书吧,架子上稀稀朗朗放着几本书。茶色小格木门有点旧时光的味道,内壁全是木板,长方木窗,一窗绿影,月色从窗间沉沉筛入。

门前植藤丰美,竟然还有几株芭蕉高过院墙,低低垂下宽额。不自觉地,心中有些羡慕起他平静的生活。

我走出这间老宅,俯身拾捡起一片银杏叶,它通体金黄,春生夏茂秋落,如人一生的浓缩。叶落瞬间,如此时夜色的静谧,无声无息。我把这枚被月色浸染过的小小红叶安心地夹入书页中。

夜已深,江面上笼罩了一层茫茫白雾,月色也隐在淡黑的云层中,隔岸城市的灯火也若隐若现。在江湾的月色里,我一身子然,安享月夜。

江湾夜色